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崔氏春秋經解卷六至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謄録監生臣温廷鑑

謄録監生臣朱起鳳

春秋經解卷六

宋 崔子方 撰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凡君薨子繼於是即位矣必踰年正月然後書即位何也一年不可有二君故不於先君之年書即位而於嗣君之年書之追治之也春秋之例國之重事則日即位固君之重事其不日何也追志之事不可以

日志也至於定公則異是矣然後以日即位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叔服天子之大夫而未賜采者故直稱其字而曰叔服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此錫僖公也不言謚蓋上承葬我君僖公間無異事

不疑矣於莊元年錫桓公命於文元年錫僖公命皆死而後加之也不然文公始即位在喪王豈遽以寵命錫之乎惟成公八年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者生命之也按崔氏此說與三傳迥異

晉侯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

拜錫命也受天子之命而使大夫拜當是時文公在喪雖使大夫拜可也

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丁丑作僖公主

禮虞亦有主練亦有主僖公薨十有五月矣而作主不及乎事也其非禮明矣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公盟也不言公恥與大夫盟也大夫主盟而盟公此陽處父所以貶其族也為之諱必有見焉着日於上不地於下而貶處父之族所以見之也此蓋公在晉矣不言公如晉亦諱之也何以知公之在晉以其盟不地而知之凡來盟於我不地晉侯使郤犨來聘及郤犨盟之類是也我往而盟不地公如晉及晉侯盟之類是也今處父未嘗來知其不盟於我矣傳曰晉

人以公不朝來討故公如晉晉使處父盟公以恥之是也此晉主盟而以及言何也以見晉雖使大夫盟公以見鄙而公且畏晉之專晉之與盟而欲之云爾本按例釋此條經文與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同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此五國之盟何以不言同晉方使處父盟公又使士縠盟諸侯晉之罪也故不言同以見公侯主大夫而盟非所同也垂隴晉地猶之七年扈之盟爾扈之盟

不敘諸侯不名晉大夫此則敘諸侯而名士縠何也

扈之盟公在是而垂隴之盟公不在是其為譏也薄

特以見非所同而已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僖之憂民閔雨故春秋之書辭亦詳文之不憂民閔

雨故春秋之書辭亦畧各如其志焉豈徒志一不雨

之異哉文十八年之間三書自某月不雨至于某月

未有特書不雨者見文之不憂民閔雨而不為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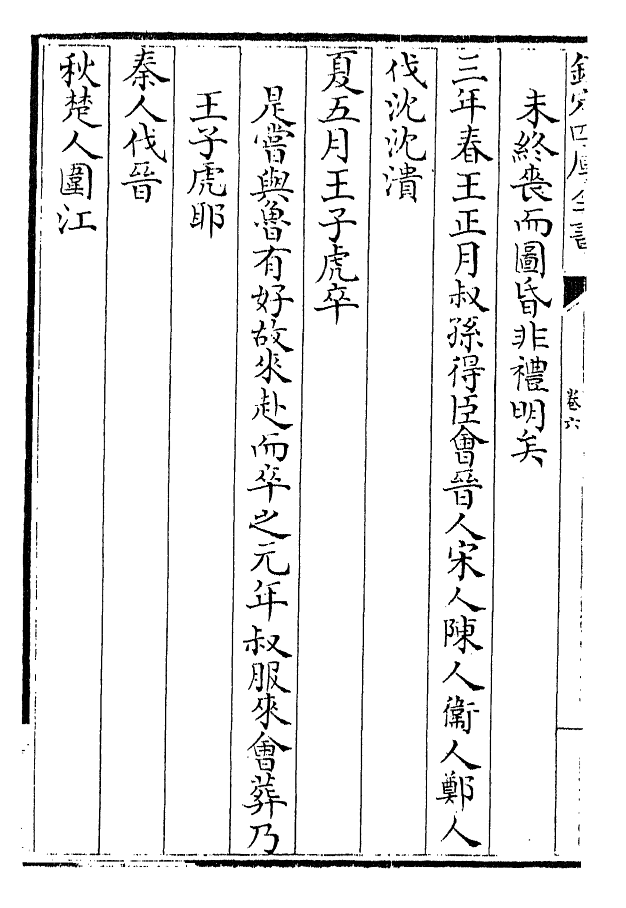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春秋之例譏在祭則日祭譏不在祭則書有事而已今三年之喪未畢而事宗廟其可譏也然而不日其事而曰大事何也曰大事者所以目祭也人君三年之喪畢合羣廟之主于大祖而祭之禮謂之祫盖祭之大者莫盛於祫故直目曰大事周官曰朝享春秋曰大事其實一也盖兼譏之矣且禘于大廟致夫人則言用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則不言用何也彼禘也

特為致夫人而為之也此大事也因之以躋僖公而已盖是時魯人短喪於僖公之薨二十一月而已去喪於是而大事乃躋僖公焉故於冬則公子遂如齊納幣則其短喪明矣故知大事於大廟非用躋僖公因大事而遂躋僖公云爾升下曰躋言躋則非禮明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



未終喪而圖昏非禮明矣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

伐沈沈潰

夏五月王子虎卒

是嘗與魯有好故來赴而卒之元年叔服來會葬乃

王子虎邪

秦人伐晉

秋楚人圍江

雨螽于宋

自上下也有見於下者也

冬公如晉

凡一事而再見者先畧而後詳下書十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是也其諸類此按本例云譏亟朝也周官之制諸侯有世相朝之禮春秋之時天下無王霸主更盟故一君有再三朝者春秋權事之宜猶與之至於比年亟朝則為已甚然後譏焉故皆不月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先書公如晉則不地者盟於晉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楚被兵則釋江以自救故伐楚所以救江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宋蕩伯姬來逆婦謂姑逆也今曰逆婦姜亦姑逆之辭也其不言夫人逆何也為國君母踰境而逆婦失其為尊春秋之所不與故以略言之也婦姜何以不

稱夫人以尊逆卑辭之也不書至難言之也然又何以不稱氏君薨而夫人出也夫人不終為夫人不得乎夫家者也故貶其氏焉然則何以不於其出焉貶始以不正終不可得而正矣故貶其始逆也哀姜不貶其孫而貶其以喪至出姜不貶其出而貶其始逆皆舉其重者一貶焉此春秋之義也逆夫人例月此畧之以見譏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春秋之例以為有國者之禍莫重於見滅故雖在微國與外裔猶且以月志蓋謹之也然僖十二年楚滅黄與此滅江皆不月何也以為江黄之禍有以自取之夫江黄漢東之國世屬於楚聞齊桓之興不内自度遽欲背楚而親中國桓公方欲事楚故貫之盟陽穀之會實從江黄之人以謀楚於是明年與召陵之師楚既内服江黄又會伐陳則楚之有怨於兩國可

知矣故僖之十二年楚伐黄而遂滅黄至此楚圍江而遂滅江也夫為國不知所以自謀而致怨大國者取亡之道也春秋譏焉故不月以見之

晉侯伐秦

衛侯使甯俞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彼言歸惠公仲子之賵而此不言其人承上夫人風

氏薨閒無異事不疑也其言歸含且賵何且者兼事之辭含賵異事而兼之非禮明矣凡言來歸者彼意也直言歸者我與有意焉蓋見魯有求於周而後周歸之也魯人以妾祖母之故恐王之不來賵也故使求焉然則春秋何以不書魯求賵言求賵則未知其歸賵也言歸賵而不言來則知其求賵可知矣此春秋書辭之法也成風莊公之妾而僖公之庶母莫尊於繼天而王莫賤於為人之妾以天王之尊而下賵

諸侯之妾以王為不天矣故去天以見之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於禮妾毋不得稱夫人春秋正名分謹嫡庶而不可亂者也然成風稱夫人以薨稱小君以葬何也當時之辭也盡其辭以著其事然後其譏見矣故於王歸含且賵使來會葬則見之於秦人歸襚則見之

王使召伯來會葬

使大夫歸賵以為不可而又使卿會葬以王為不天

甚矣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傳曰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故秦人入鄀鄀有以自取之故不月以見譏則知傳之猶信也

秋楚人滅六

春秋滅國變日月之例者八江黄蓼六巢徐鄫項是也蓋譏其有以自取滅亡之禍故畧以見之然六之

罪未見於春秋以他國之例考之則六之有罪不疑矣而梁之所以亡者則又甚焉故不書其人以為非亡者之罪然則江黄之屬雖有罪而滅之者亦不為無罪焉爾按本例云或月闕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三家皆曰狐射姑殺之怨處父之易其班也然以春秋之例考之似誤矣稱國以殺大夫君討之辭也狐射姑賈殺處父而以國討之辭言之何義哉且如處父之無罪耶射姑安得而殺之從三家之論則處父之選任而告於君者可謂忠矣未可以為罪也然稱

國以殺知處父有他罪明矣而傳或失之

晉狐射姑出奔狄

晉以罪殺處父而射姑遽奔狄豈處父之罪有累於射姑故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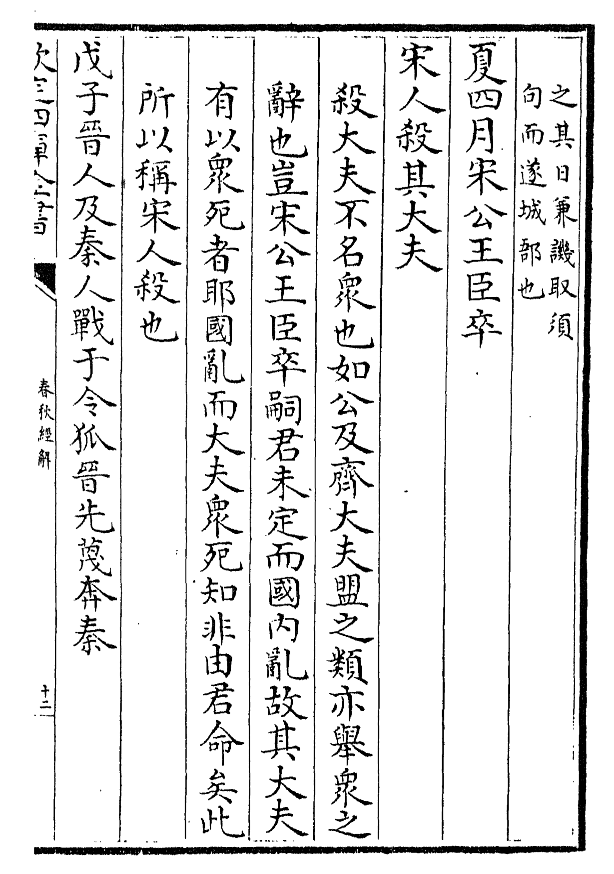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周官太史之職頒告朔于諸侯葢王者每歲頒十二月之政於諸侯諸侯藏於祖廟月朔則告廟受而行之十二月有常政惟閏月無常政故王不頒政而諸

侯亦不告朔然則朝於廟為告朔也今不告朔而猶朝於廟知其失禮明矣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僖二十二年伐邾取須句今又伐邾取須句不正其再取故特日之且見取須句之日而遂城郚也不月公之伐一事而再見也郚内邑而鄰於邾既取須句即日遂城郚也公伐何以不致遂城郚則公至焉可知也𣶃郚為邾邑故不致公以見之按本例云城畀者之事而公親



之其日兼譏取須句而遂城郚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殺大夫不名衆也如公及齊大夫盟之類亦舉衆之辭也豈宋公王臣卒嗣君未定而國內亂故其大夫有以衆死者耶國亂而大夫衆死知非由君命矣此所以稱宋人殺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不言出在外也且晉人與秦人戰而先蔑奔秦知先蔑之貳于秦也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春秋會盟有稱諸侯者蓋先列叙之矣間有異事於文不屬故再曰諸侯令此非先有列叙諸侯者而畧曰諸侯晉大夫何也是時晉侯新立諸侯相與會于晉地而聽事焉晉侯不能降禮乃使大夫抗禮而盟

諸侯此諸侯之恥而晉之罪也故不叙諸侯不名晉大夫以畧之又不日其盟以見譏焉其不致大夫之盟例不致然後知主大夫而盟明也按黄震日抄云諸家皆祖左氏以為公後至而諱之惟崔氏據經為說

冬徐伐莒

不稱人蓋微者徐固無大夫矣

公孫敖如莒涖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大夫盟不以日志嫌同日而二盟故各舉日以見之也再言公子殊事也遂之名嫌矣按本例云特加日譏遂之專盟見四日之間不能復命而再出會故兩日以見之欲志乙酉不得不先志壬午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公子遂如晋至黄乃復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或地或不地何也春秋亦志其實而已遂之行遠矣而敖則不然以乙酉受命而丙戌奔莒知其未出乎國也然則何以不言出奔受命已出在外也此故也何以不言弗至言不至而復又書奔莒知其志存乎莒而不肯往爾則其故可知已矣

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其曰司馬司城當時之辭也春秋因之以見其事焉雖然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諸侯之事州國爵號名字氏族以為是非褒貶之意者亦詳矣他國未有稱官者而獨宋之稱官者三焉司馬華孫來盟殺其大夫司馬司城來奔是也而左氏乃以為其官皆從之與夫握節以死效節而出故皆書以官焉嗚呼其度聖人於褒貶之意亦已淺矣惟公羊以為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内娶而穀梁氏以為稱官者無君之辭也

此豈得當時之事而稱之不然深考聖人之辭而知之乎雖然二家之論亦未明了而學其説者又復淺近疎畧不識二師之指以失聖人之意試質其所疑而備論之夫三世內娶外戚尤盛政柄下移各専其官則人君者外或制於元舅之尊內或蔽於妃黨之愛拱手備位曾無以令於其國而其大臣者官盛任重往往不名稱是官則足以知其為是人也嗚呼當是時孰謂有君也哉且先古之事不可得而詳矣以

後世之事而觀焉夫西漢之時外戚至盛故衛子夫之愛則孝武之間稱大將軍者不問知其為衛青也元后之尊則孝成之間稱大將軍者不問知其為王鳳也夫自天子稱之猶曰大將軍況公卿大夫與天下之人可知矣然則宋之司馬司城何獨異此哉是以宋國之人習而稱之赴於他國以此言之魯之舊史從而書之仲尼修經因而存之蓋聖人修春秋於舊史之書其事不足以為褒貶者則削之其文不足

以見褒貶者則修之若夫載當時之事因舊史之文而足以見夫褒貶者吾何加損焉亦因其實而已是故其事則宋人之赴也其文則魯史之書也而吾代賞罰之意已具存乎其間則夫人君內寵之失大臣專官之咎曾不煩吾一辭而已足以垂戒乎萬世嗟夫寵之適以辱之愛之適以禍之是以司城奔亡司馬見殺豈非其明效大驗耶而後世之君猶不知戒而外戚之盛至於使之不能衛身而保家者其禍變

可勝悔哉雖然司馬之專官罪矣而不以國討之辭言之何也當是時大臣專官以權相傾宋公莫能令於其國故以下相殺之辭言之以見其事焉此春秋之義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諸侯有常貢非所貢而求之譏在周也不稱使見其私求也不然王在喪不命使與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天子之葬魯侯當親之者也使大夫譏也且天王書葬者五有天子之葬而周不以訃聞天子之葬而魯不往會是以策書不載春秋因之以徵臣子之罪且見當時之亂雖禮之大者猶不備如此況其小者耶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此出姜也十八年夫人姜氏歸于齊者是也夫人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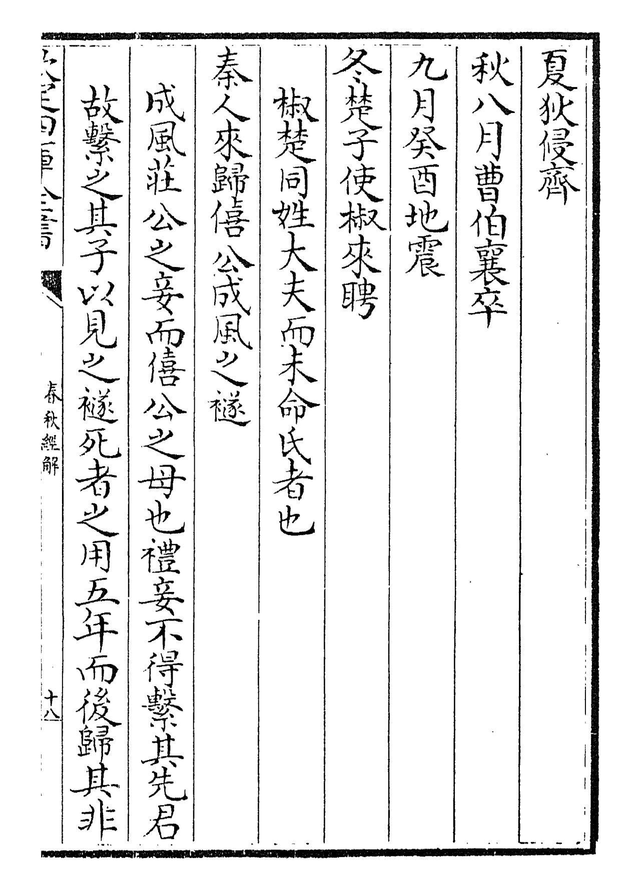
寧于魯故終以見出是行也夫人其幾於出乎臣子殆其往而喜其反故致之不然夫人之行不致也其月見臣子以是為重矣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及箕鄭父鄭父累也先都之黨也先都以非罪死則士縠箕鄭父亦非罪矣故皆稱晉人殺也

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楚同姓大夫而未命氏者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成風莊公之妾而僖公之母也禮妾不得繫其先君故繫之其子以見之襚死者之用五年而後歸其非

禮明矣傳謂榮叔歸含且賵不言來不周事之用賵以早而含已晚今五年而後歸遂猶曰來不譏其不周事何也然則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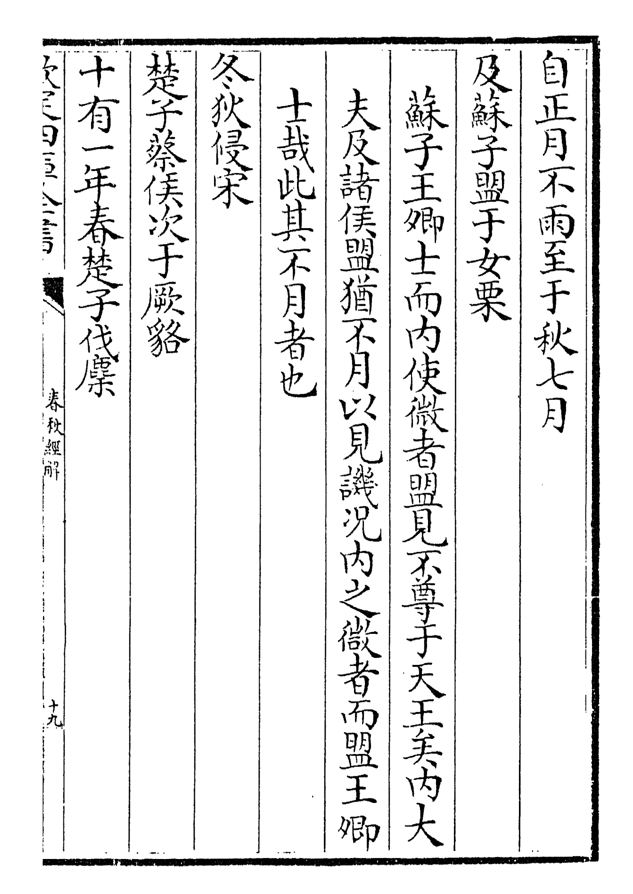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不稱人蓋微者晉伐鮮虞鄭伐許徐伐莒之類是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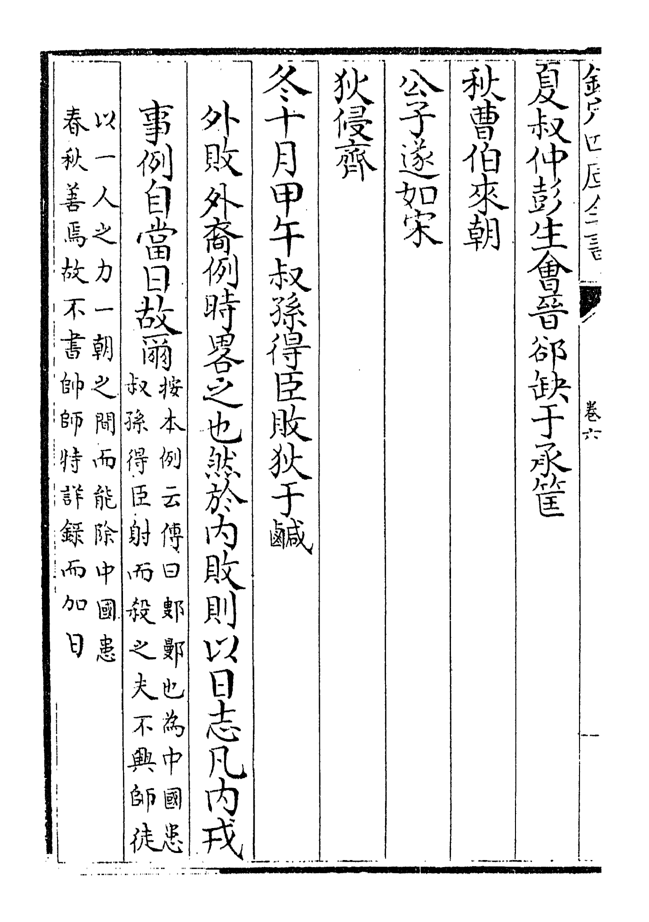
及蘇子盟于女栗

蘇子王卿士而內使微者盟見不尊于天王矣內大夫及諸侯盟猶不月以見譏況內之微者而盟王卿士哉此其不月者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外敗外裔例時畧之也然於內敗則以日志凡內戎事例自當日故爾按本例云傳曰鄋鄋也為中國患叔孫得臣射而殺之夫不與師徒以一人之力一朝之閒而能除中國患春秋善焉故不書帥師特詳錄而加日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莊之八年郕降齊師自是郕不復見蓋入于齊也今而來奔齊迫之也不名以郕伯為未有罪爾與晉侯逐衛侯而不名同義微國之奔例時今郕已入于齊而猶從次國之例見不與齊之取郕也按此條係崔氏獨闕之解

三傳及諸家俱未之及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凡言子叔姬今公之女也以别姑姊妹此未聘而卒之其在内猶云公子親之故卒之也

夏楚人圍巢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術秦同姓大夫而未命氏者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春秋之戰無主客欲戰者及之宋公伐齊宋師及齊

師戰宋欲戰也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欲戰也及齊師戰于奚我欲戰也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彼欲戰也河曲之戰不言及莫適為主兩國皆欲戰矣於是時秦晉屢交兵故兩國皆欲戰也春秋無義戰欲戰者罪矣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篨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

大室魯公之廟也謂之大室始封之廟世世室也始封之廟亦重矣其屋不治而後至於壞則事宗廟之禮不敬可知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按本例云公方修禮于大國而遽與他國私會失事盟主之道故不月以見譏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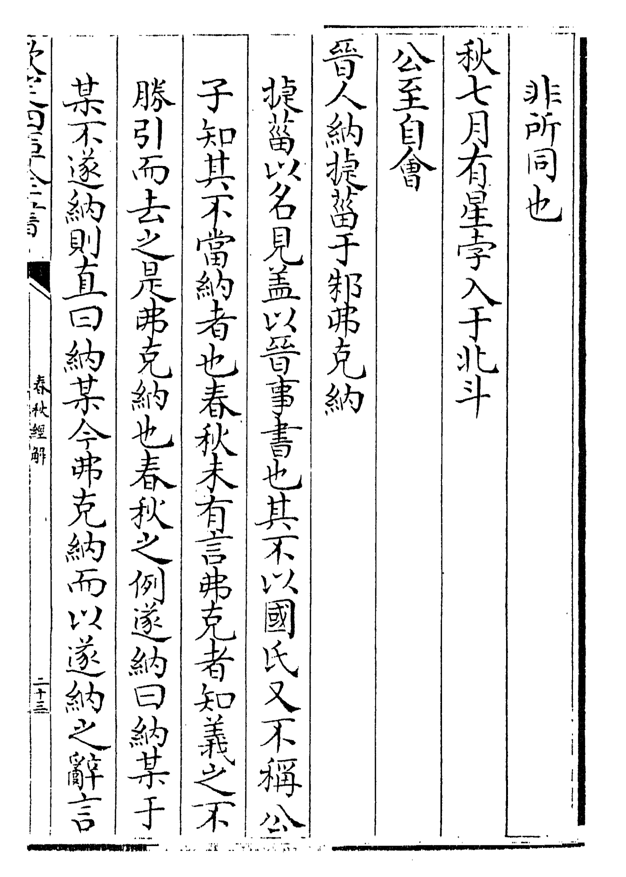
文三年冬公如晉四年春公至自晉一事而再見者也而不以月致以往不月則致亦不月也今此則以月致何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有繼事矣嫌於繼事之有譏故不得不月致也　按本例云春秋以為卒事于大國然後可與他國會故特月致見卒事而會不譏始往而會者譏耳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畧而不書此則列叙諸侯晉趙盾何也新城之盟葢諸侯為會趙盾以國事聽命于會而因得與盟非如扈之盟晉大夫主會而盟諸侯也故扈之盟不言同以見主晉大夫而盟


非所同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捷菑以名見盖以晉事書也其不以國氏又不稱公子知其不當納者也春秋未有言弗克者知義之不勝引而去之是弗克納也春秋之例遂納曰納某于某不遂納則直曰納某今弗克納而以遂納之辭言

之以見晉人力足以遂納而故弗納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大夫出奔例不卒此為下歸其喪也下書齊人歸喪不言來蓋見魯生已許其歸死則請其喪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商人繫以公子弒君之惡不貶而自見故春秋盡其辭焉舍雖未踰年然於其國固已君矣然則未踰年之君但不稱爵耳而傳者異焉似誤也

宋子哀來奔

子哀之字當時之辭且今年子哀來奔明年華孫來盟華孫之盟私於子哀故也然則二人固同黨者其擅貴而專國可知矣此子哀所以得罪來奔華孫所以非君命來盟也魯人以其貴故皆從而字之春秋因之以見其事焉此其三世内娶之弊而至此乎

冬單伯如齊

單伯以莊元年見至此七十餘年而復見此蓋寓公

而繼世者也禮諸侯不臣寓公寓公不繼世今魯臣寓公而又使繼世皆非禮矣彼逆王姬下言如京師不與其使也此言如齊則與其使何也寓公之子可以臣矣特譏其繼世而已禮稱古者寓公不繼世則今之寓公有繼世者也

齊人執單伯

不稱行人以執見單伯有罪焉爾凡稱行人者未失奉使之道也叔孫婼稱行人以執何也蓋晉人自以

國事爲討非使人之罪矣然則稱行人以執者罪在其國而不在行人故也此不月以見譏

齊人執子叔姬

子叔姬今公之女也今公之女未有在齊者而曰齊人執子叔姬見與單伯之俱往而執也傳所謂道淫者是也不言子叔姬歸于齊春秋之例内女嫁于諸侯其終見出而來歸則始亦不書歸則子叔姬之不書歸亦宜矣其不言執單伯及子叔姬而殊言之使

若為其罪然為内諱也雖為之諱然而辭不疑矣季姬及鄫子遇于防而不為之諱彼之為罪也隱而此之為罪也顯春秋亦諱其難言者而已按本例云執内大夫例月知執内女亦例月矣其不月以譏内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稱官而字之亦當時之辭也稱官以其尊也稱字以其貴也蓋魯人不敢慢之如此然其來也私於子哀

之故非有君命故不書使以見之則其專官而擅貴可知矣彼屈完高子來盟春秋以為美司馬華孫來盟春秋以為惡何也不嫌也且華孫方加司馬以見其專官之罪則亦何善而字之屈完之進也有服中國之義高子之賢也有平魯難之功則異乎華孫之來私盟矣春秋猶恐疑也故復月之以見譏焉雖然華孫之稱官猶之司馬之見殺司城之來奔也然而復稱字者雖當時之辭且見與子哀同例故也然則

子哀何以不官子哀之官未貴而權已重與華孫之字為子哀也猶之公子友稱季子為齊仲孫故也蓋春秋於事之難明者則比例以見之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不言來歸魯請之也敖內棄君命外廢王事從巳之私而出奔莒其罪固當誅絶今其死也請其喪而歸之見魯之失政刑矣其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內辭

也與齊人歸讙及闡不言來同意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大夫執則致危之也單伯有罪則何以致蓋盡其事

所以致惡焉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秋齊人侵我西鄙

有怒於子叔姬故也

季孫行父如晉

訴齊之有事于我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此晉為我謀齊而後不能者也故十二月而齊侯復侵我西鄙諸侯不叙盖畧之以見譏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郯伯姬杞叔姬來歸皆以自歸為文今子叔姬則曰齊人來歸見叔姬之有罪焉爾叔姬有罪齊人歸之

以致責于我數年之間兵難不解由乎子叔姬此特

月之以見惡焉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前年曹伯來朝于我故齊伐之以絕我援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弗及盟不逮乎盟也不曰不及而曰弗及齊侯之不

逮盟者故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其言四不視朔於終舉之也見公之怠於政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是時齊强魯弱齊人方以叔姬之罪致責于我魯再受兵諸侯不能救求盟而不得魯於是病矣郪丘之會以得齊盟為喜故詳録其事而日之也按本例云與襄二十年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加日同例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毁泉臺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四國伐喪而文不貶何也與其討弑君之亂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十五年扈之盟與此扈之會皆不序諸侯何也蓋公

所不與特以譏諸侯之無能為而罪晉焉爾何則十五年秋書齊人侵我西鄙書季孫行父如晉冬十一月書諸侯盟于扈十有二月又書齊侯侵我西鄙然則當時之事可知矣盖我有齊難於是季孫行父訴于晉晉以盟主之故故會諸侯而為我謀齊然而遂盟則知其不能有為矣故未幾而齊復侵我此傳所謂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是也齊人謂諸侯之不能故來歸子叔姬以深責我罪又伐曹以絕我援魯

固知晉之不足恃也於是下齊而事之故明年春使行父為陽穀之會以求齊盟而齊侯不肯至公子遂復為郪丘之會然後得與之盟矣雖然齊之輕晉怒魯之心未已也會我有小君之喪齊明年於是復背盟而伐我西鄙夫强國恣横同姓見伐用賂賈直不忌盟主此齊之甚惡而晉之深恥也晉人於是懲前年之無功故復合諸侯于扈又將為我討齊然而魯亦懲前年諸侯之無功遂自下齊而為穀之盟矣會

明年公薨齊侯見弑大夫交聘然後兩國之難平然則晉主諸侯之盟而魯不足以令之也以見晉文之業衰而征伐之事益以失矣此以譏諸侯之無能爲而罪晉明矣

秋公至自穀

不月公之至見穀之盟非得意之盟也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臺下者泉臺之下也其臺毀矣而下屋存焉故曰臺下公薨于臺下非正也

秦伯罃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商人弑君者也而不以討賊之辭言之何也商人之位定矣許弑君以討弑君之罪則後世姦臣有得矯託以濟其私者且其弊相尋而無已故春秋寧失一商人而絶後世無窮之禍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冬十月子卒

春秋之例未葬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爵子卒之不名先君既葬矣而三家皆以為弑也於春秋未有焉且繼弑君不書即位而宣公書即位知其非弑也以宣公與於弑而書即位猶之桓公則春秋賤桓於桓之事無譏焉而於宣無是也知其非弑也以為公

子遂弒之凡弒君者貶而公子遂二十見於春秋而
辭無所貶知其非弒也與子野卒同辭而已知其非
弒也且亦與子般卒同辭而知子般之弒何也以閔
公不書即位而慶父貶曰齊仲孫知之也且左氏以
為子惡公羊以為子赤彼傳者之未足取信如此然
則何信亦信諸春秋而已雖然春秋之例弒君者不
貶以為其惡不貶而自見今曰凡弒君者貶何也於
外弒君直目其事故無事於貶於內弒君則為之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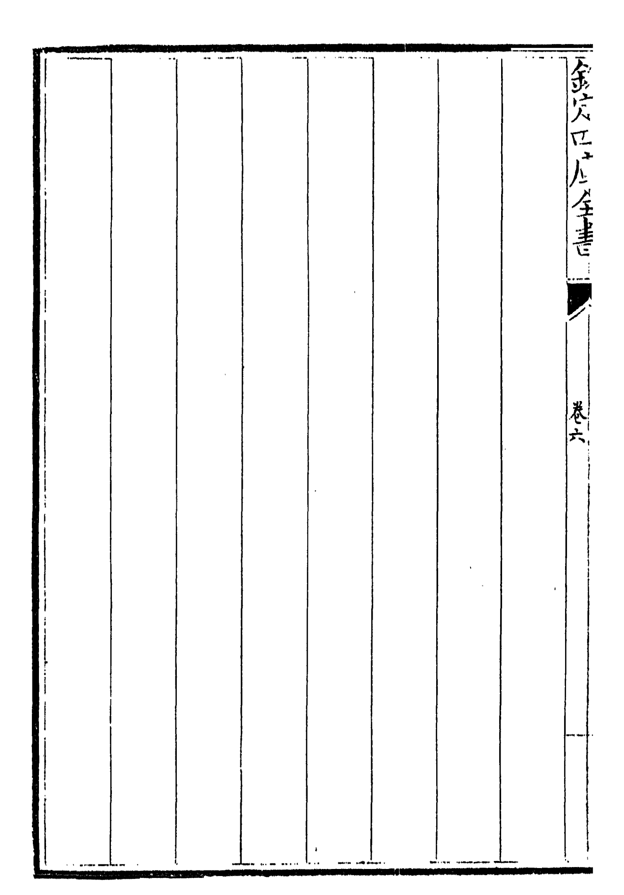
而沒其人然豈可遂失賊哉此隱之暈閔之慶父所以皆貶也暈不稱公子而慶父曰齊仲孫又皆不書卒是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婦人既嫁内夫家而外父母家夫人姜氏於齊言歸則于魯為出矣夫人固不寧于魯今嗣子死其庶兄立夫人益以不寧而遂出也夫人之出宣公為有罪矣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弑其君庶其



春秋經解卷七

宋 崔子方 撰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宣公之即位正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文公之喪未期而公逆女以公為忘哀之蚤也春秋不正使大夫逆者例不月宣公之喪娶其惡為甚雖

其親逆猶不月也莊公如齊逆女不月是也然則此不特譏使大夫逆矣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何以不稱氏貶之也夫人不能以禮自防而從君於喪娶此不得乎夫家者也故貶其氏焉

夏季孫行父如齊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稱國以放放有罪也君放之之辭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公會齊侯于平州昏姻之故也不正公之喪娶又與齊會故不月以見譏然則何以不致內地例不致也平州蓋魯地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蓋公以庶立國人未信故齊侯以大國之權而來定我也知平州為內地明矣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公新昏于齊又為平州之會兩卿荐聘齊魯親矣而齊取濟西田知魯以與齊也不正魯之以田與齊而齊之受田於魯故月之以見譏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晉趙盾師師救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此趙盾也何以不言會晉趙盾公侯尊矣趙盾據其

所而會公侯故貶之也貶大夫者或稱師或稱人以師出則稱師不以師出則稱人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秦師伐晉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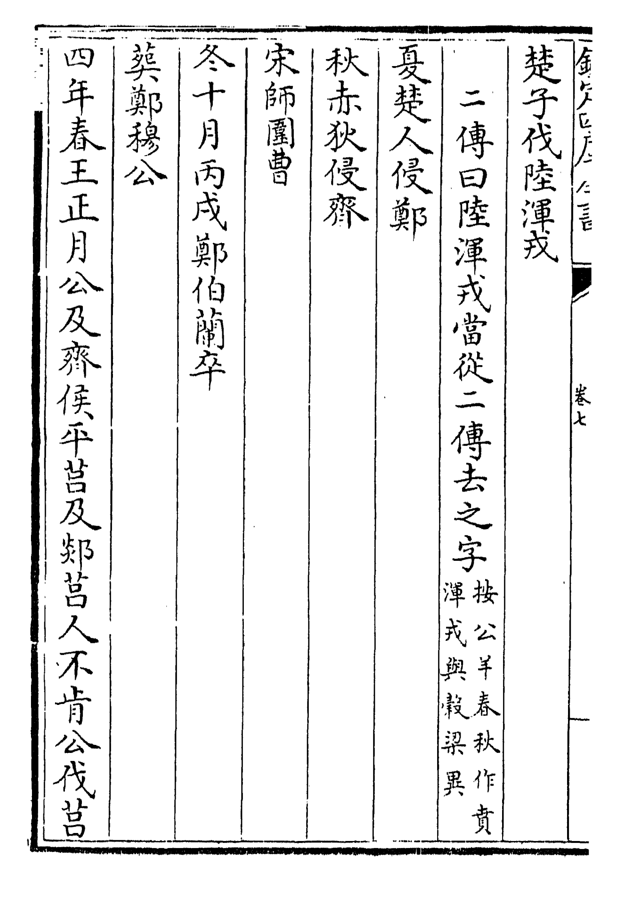
三家以為趙穿弑也趙盾不討賊故書趙盾弑焉夫春秋謹名分别嫌疑今加弑君之罪於人而不為異辭以見之恐非聖人之意而傳或失之也傳又以為弑君者不復見而趙盾復見然齊商人弑君其後商人復見公子羽父弑隱公其後羽父復見則此例亦未可用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不言傷之者牛自傷也魯怪牛之自傷又懼改卜牛而牛死之異乃不復繫牛故于牛死而遂知其不郊也以常禮言之當四月而郊郊而後三望魯人以為望郊之細也故不復待其時於正月以不郊之故而遂三望焉此又失禮之甚者彼惡知無望之為愈也

葬匡王



楚子伐陸渾戎

二傳曰陸渾戎當從二傳去之字 按公羊春秋作賁渾戎與穀梁異

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

宋師圍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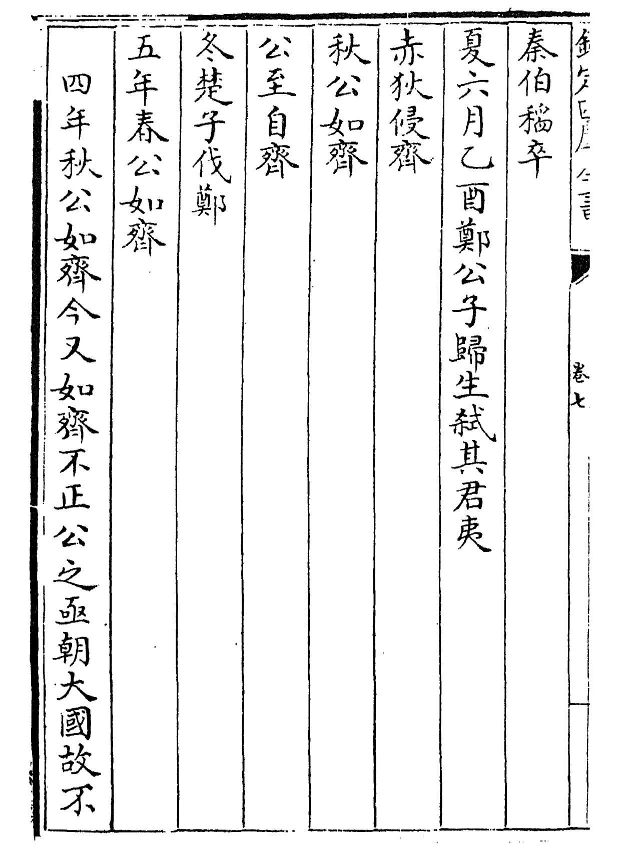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

取向

莒小國也大國欲為我平而不肯致伐之道矣故曰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齊魯大國以好平兩小國之怨而且不能信不足故爾不知自反而復取邑以致怨於人以內為過矣其不言弗肯何也肯可辭也言不肯則其為故可知矣雖然向我故地桓十六年城向是也蓋其後或入于莒豈魯與莒有好故向屬莒至此莒不肯平然後公復取向也以不致公之行知向之為內邑明矣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

四年秋公如齊今又如齊不正公之亟朝大國故不

月以見譏亟朝之譏自宣始矣當是時魯益弱故數

事大國以自固也

夏公至自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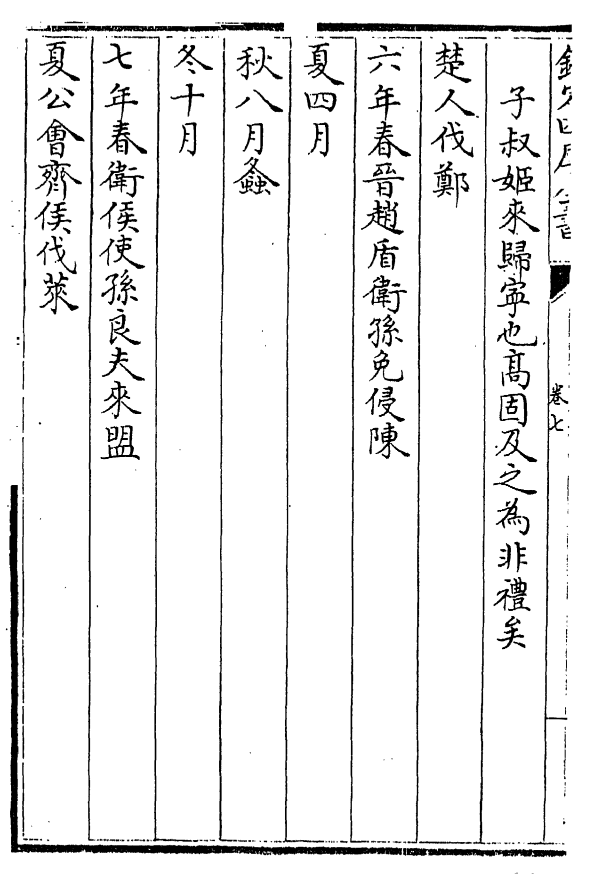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二傳曰逆子叔姬當從二傳為子叔姬今公之女而

大夫自為逆者也叔姬目我女也蓋自我之辭言之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子叔姬來歸寗也髙固及之為非禮矣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不言不雨旱則不雨不足以言之也大旱志災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夏會伐萊秋而至冬又會黑壤春而至其間大旱之不恤且古者凶荒殺禮不舉今公區區以侵伐期會之為急則不知務矣故皆不月以見譏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言至黄以見遂有志至乎齊比至于黄而後復也不言而言乃乃難辭也見遂之有疾難于進云爾下書仲遂卒于垂知遂之有疾也大夫受命以出雖死有以尸將命者然則遂之有疾而復亦罪矣猶愈乎公孫敖之不至而復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仲遂公子遂也不曰公子前見也其曰仲死而後命

以氏也後有仲嬰齊者其族也猶叔肸之命氏云爾生命以氏生則稱之死命以氏於其卒而稱之猶者可以已而不已之辭也彼籥入矣而叔弓卒故去籥卒事為得禮此仲遂卒矣明日猶繹萬入而去籥則知為失禮矣不譏有事而譏繹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晉師白狄伐秦

楚人滅舒蓼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雨不克葬禮也不為雨止庶人之禮也其克葬則志日之蚤暮何也禮葬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今日中而克葬則僅及乎是日虞也彼日下昃乃克葬則不能乎是日

虞矣此春秋所以志日蚤暮而書克葬也春秋愛其

禮如此

城平陽

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按本例云八年六月夫人嬴氏薨此喪朝也何以不譏宣公以庶立故也然後知妾母不得稱夫人明矣

且下十年兩如齊而此不譏亟朝春秋欲有所見者不嫌也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齊侯伐萊秋取根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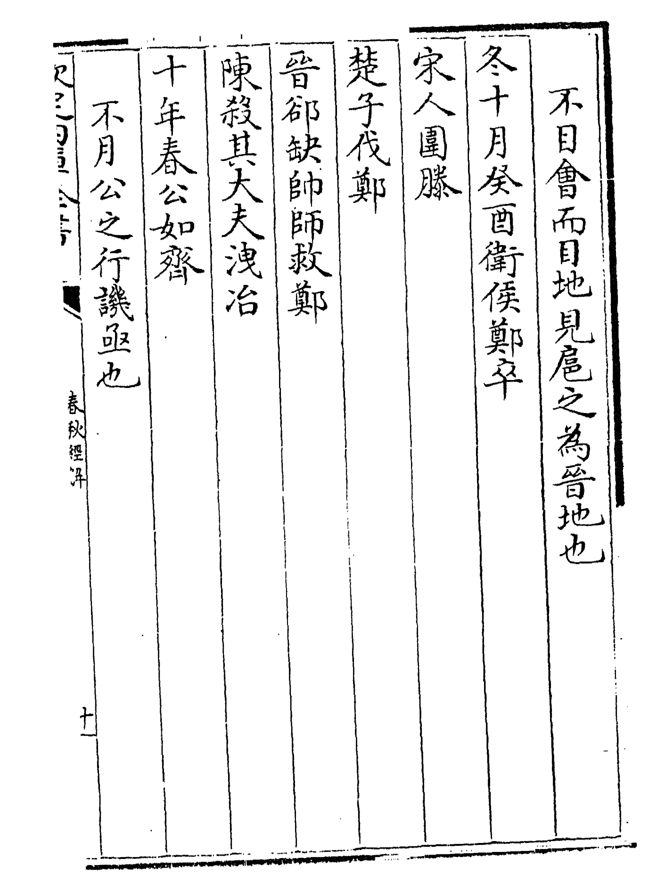
根牟萊邑齊取之也按根牟左傳以為東夷國公羊以為邾邑無以為萊邑者崔氏所云亦據例以臆決之耳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不目會而目地見邑之為晉地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

楚子伐鄭

晉郤缺帥師救鄭

陳殺其大夫洩冶

十年春公如齊

不月公之行譏亟也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此公朝齊而親受之也不言來歸見齊之使未嘗來也不直言歸見魯之未嘗求之也故言歸我以見其事焉此蓋齊人喜公之來朝而後歸其田也且公以列國之尊親朝而受田以公為病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譏世卿也當時之辭也

公如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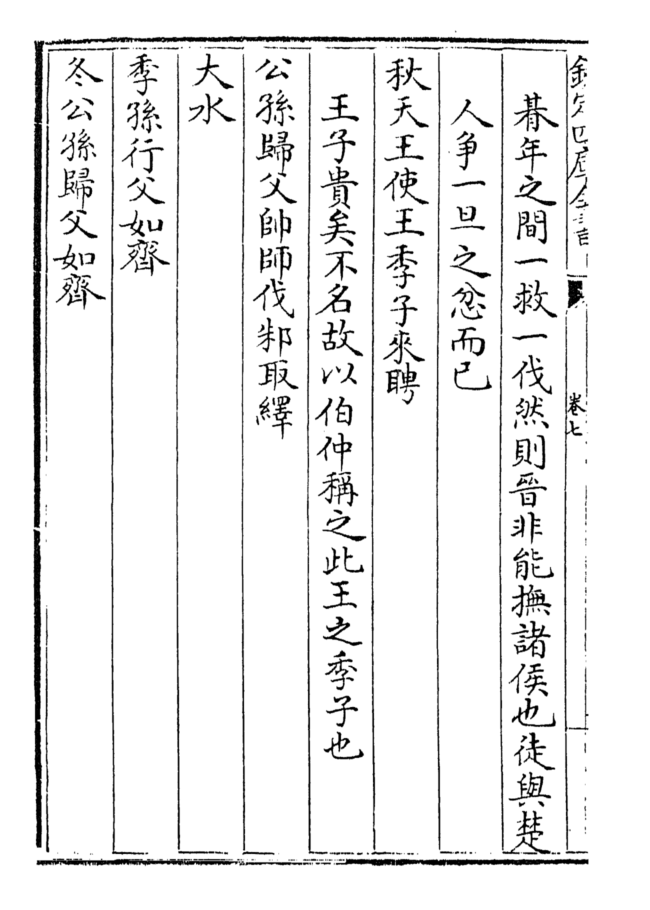
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朞年之間一救一伐然則晉非能撫諸侯也徒與楚人爭一旦之忿而已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子貴矣不名故以伯仲稱之此王之季子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

饑

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楚子與陳侯鄭伯參盟然於冬入陳於明年圍鄭不

正其不信之甚故不月以見譏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

楚子伐陳以討弒君之亂罪人斯得可以毋入陳矣而且入陳故見譏于辰陵之盟以見楚子有利陳之心非真能討賊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此戰盖救鄭也且楚子圍鄭而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春秋之戰及者為主是晉欲戰也晉欲戰則知以救鄭明矣其不言救鄭何不及乎事也楚已服鄭而晉師乃戰爾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春秋有同盟之例微者不言同不衆不言同自五以上然後與同也今曰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何也欲有所見也傳曰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於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其亦信矣且今日四國共盟而明日宋衛相反於陳明年楚伐宋而晉不救則不信其盟已甚故貶而稱人焉然未有以知其貶也故加同盟以見之微者之盟不言同言同則知其非微者明矣彼傳者知卿之不書

而不知同盟之例盖凡春秋之事隱者必有以見之

而先儒未之或知也

宋師伐陳

衛人救陳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夏楚子伐宋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今年晉殺先縠明年衛殺孔達而皆以其罪則清丘之盟其不信固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是時楚為不道圍人之國踰年而不解致宋有析骸易子之禍而後與之平以楚之虐為已甚故月之以見譏平例時且楚子在宋其曰人平何也人衆辭也相與平者必衆也按本例云平在下故加月以見譏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春秋之例外裔之君不爵而國滅不日此曰潞子嬰

皃而又加日何也夫國莫禍於見滅君莫辱於以歸是以國滅君死之正也其奔則不正矣以歸則惡又甚焉夫既不能守位而死又不能避難而去輿櫬面縛為之係纍獻俘于其廟以苟一旦之生此亦天下之大戮也彼不肖之君猶或甘心而不悔是以春秋之例於國滅而以歸者必謹而日之賤而名之以致惡焉雖在微國在外裔猶特變例而從之其意以為雖微國與外裔之國猶以是為惡況於中夏有國之

大者乎此聖人所以深警乎後世之君也且諸侯之見執者亦辱矣而不名國滅而奔者亦罪矣而不名獨於以歸則名所以賤而惡之亦明矣而傳謂以歸猶愈乎執者似誤矣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此下相殺也不可曰周人殺其大夫故直書王札子殺名伯毛伯也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初税畝

葢履畝而税也古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及其成則公取其公私取其私而謂之助葢曰借民力以治吾田而已方其盛時民知先公而後已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其衰也有法以治之曰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又其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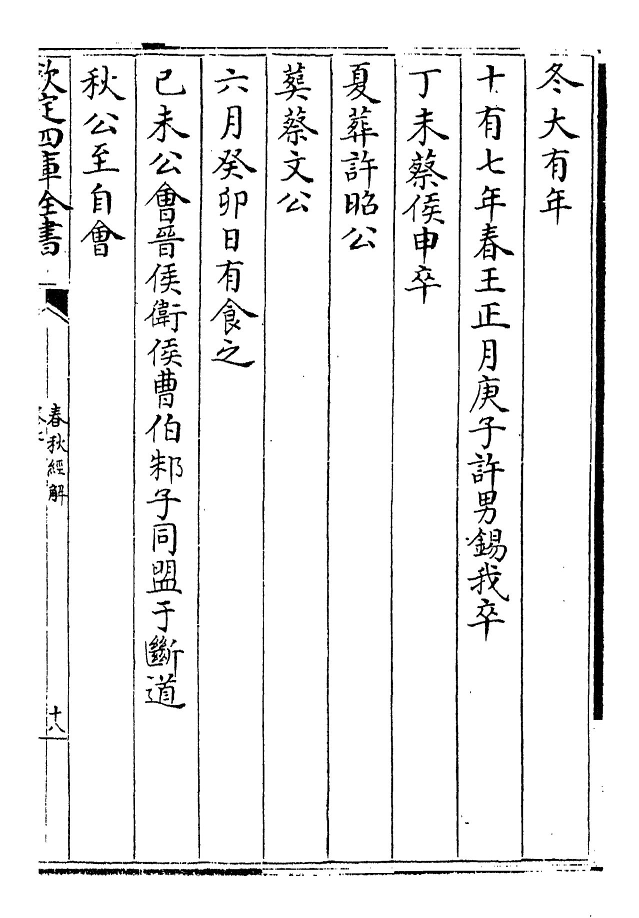
法不足以治之矣此宣公之時所以舍公田之不善履民之畒而税其善者也上不知節用以裕民民或不致力以事其上上不知自反而取責于民此春秋所以書初税畒譏其壊法以自便也凡重事例月其不月以見譏

冬蝝生

冬非蝝生之時也以生為異矣

饑

秋螽冬蝝生以至於饑則公田之不善豈民之罪哉
而宣公乃履畝而稅見公之不恤其民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夏成周宣榭火
言成周以别西周則西周有故宮廟矣宮廟之火故
志之也外災以月志然而火之為害則微矣故時志
也志其不謹而已
秋郯伯姬來歸



冬大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秋公至自會

不以月致有譏者也春秋以例見者不疑矣按本例云宣公之立事齊而不事晉豈斷道之會晉有責于我乎故不月致以見之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公弟公母弟也曰叔肸葢卒而後命以氏者其後叔老叔弓者其族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公伐杞

杞於魯昏姻之國而公伐之以公為不韙矣故不月

以見譏此成五年杞叔姬所以來歸也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鄫微國未嘗見卒于春秋以邾人戕而後見之也邾人戕鄫子于鄫則鄫之臣子有罪矣戕國君重事例當日又諸侯卒則名戕鄫子不名不日微國赴告之禮或不備也

甲戌楚子旅卒

吳楚僭號以偪天子故春秋不書其葬難言之也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矣雖然安知非赴告不時魯不往會而後不葬乎蓋是時吳楚方强諸侯不敢不會葬又楚子昭卒而襄公在楚亦不書葬則知春秋于吳楚固不書葬矣

公孫歸父如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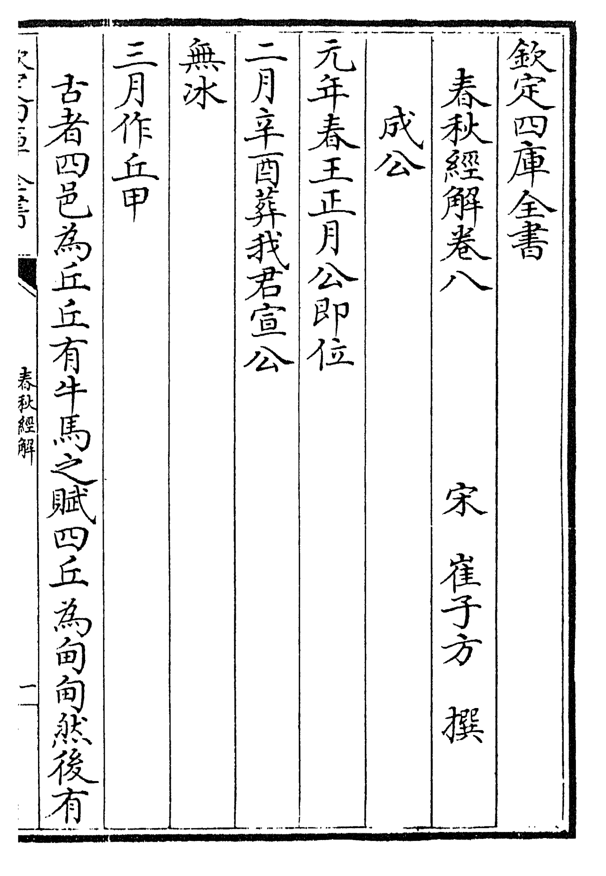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不稱公孫前見也其地見未入乎國也比至於筮閭

公之甍畏罪而奔齊然則歸父有惡於新君矣廢命

逃刑於是乎不臣故曰遂奔齊以惡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解卷八　　　宋　崔子方　撰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三月作丘甲

古者四邑為丘丘有牛馬之賦四丘為甸甸然後有

甲士步卒之賦今曰丘甲其以甸賦而賦丘乎然其詳不可考矣經意以見古者于丘不賦甲今于丘賦甲焉爾譏其厚斂而困民也傳謂作為也丘為甲也此誤矣蓋丘甲者其法也作者始而為之之辭爾𢦙事例日此不日以見譏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不正大夫主盟而盟諸侯故不月也雖內大夫猶以為譏況外大夫而盟公者耶此處父所以去族而公

子嬰齊所以人之也春秋之謹於名分如此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目茅戎而不目其地若王之用師于彼而自敗其績云爾王者之師天下莫敢與校矣而乃戎狄敗之春秋深惡焉故畧而時志之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

續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傳謂曹無大夫而書公子首舉其貴者誤矣春秋小國之大夫不名謂其不命於天子故也當是時周室衰弱諸侯强大小國見侵不能請命於天子而天子亦且不能命之此小國所以無大夫也然考之當時

曹莒雖小國然其出會叙盟常次衛鄭之後而居邾滕之前以為次國則不足以為小國則其尤也是或能請命於天子故春秋所書於其無命大夫則闕之於其有命大夫則亦從而書之此曹公子首所以見於經歟不獨此也曹羈公孫會與殺其大夫之類皆是也莒之見於經者如莒慶展輿公子意恢之類是也至於邾滕杞薛之屬則未有書其人亦未嘗有書出奔歸入殺大夫者則知曹莒之有異明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大夫盟不以日志此嫌國佐如師而遂與之盟且以見自鞌至於袁婁縣地五百里自癸酉至於己酉歷三十有七日然後得盟以迫齊為已甚故日志以見譏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取之齊也戰勝而得地非以好歸故不言齊人來歸而言取汶陽我故田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大夫會公而文不貶何也欲有所見也且會小而盟大方欲致貶乎盟故於會有所不貶且以見書楚人者實公子嬰齊貶而後人之也凡會者外為主公子嬰齊抗禮而會公侯公子罪矣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齊當先陳衛鄭今陳衛鄭先齊何也以見三國皆卿而齊則大夫爾為其會公而盟故例貶而人之向使三國非卿而例當稱人則齊固自先三國而叙矣故凡春秋之事有隱者必將有見也雖然其不没公何也楚合十一國之大夫而公獨會焉非强我也公固與之盟爾且及者内為主見公以人君之尊而下從

人臣之盟諸大夫雖貶而公之失正可知矣不言同見公之與大夫盟非所同也大夫盟例不致蓋略之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葢宣宫也彼言桓宫僖宫而此言新宫邇故也當時

之辭也三年之喪畢始廟祭矣哀痛之故三日哭也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葢公盟也不言及之者大夫不敵公也日而後盟知其為公矣按本例云大夫何以不貶彼以賔客之道來我固與之盟爾

鄭伐許

不書人微者或以為伐喪無義背盟無信故狄之夫諸侯伐喪背盟者亦有矣何獨鄭耶按范甯穀梁注云鄭從楚而伐衛之喪又叛諸侯之盟故狄之楊士勛疏云謂前年衛侯速卒楚鄭侵衛及鄭背晉為諸侯所伐是也考

上文鄭公子去疾伐許直書其事則此條書鄭非因前之伐喪背盟可知崔氏駁之良是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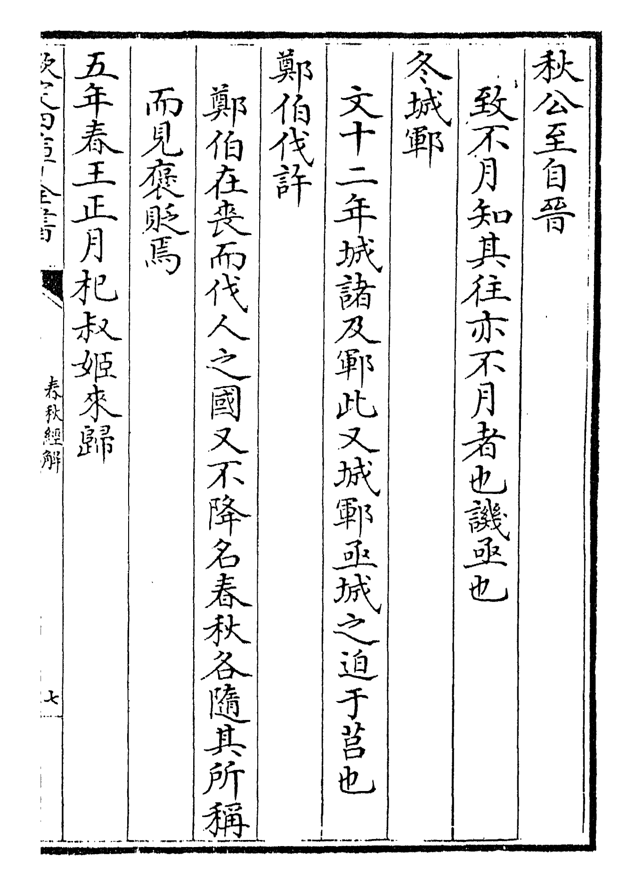
杞伯來朝

告絶叔姬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致不月知其往亦不月者也譏亟也

冬城鄆

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此又城鄆亟城之迫于莒也

鄭伯伐許

鄭伯在喪而伐人之國又不降名春秋各隨其所稱

而見褒貶焉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以叔姬之歸為内過也且杞伯來朝而告絶知杞伯之有辭矣女歸例時此月之以見譏焉春秋之責已如此然猶異於齊人來歸子叔姬之為罪矣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梁山崩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已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公之宮也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猶之周有文武二祧焉雖魯以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然可以用于周公之廟不可用于羣公之宮則魯之二祧非禮明矣立武宮譏其僭也

而後之學者猶且以為禮嗚呼是亦惑矣定元年立煬宮何以不日煬宮不世有禱而後立之嫌于其可立也故不日以見焉則異夫立武宮之為譏明矣

取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伐喪何以不譏鄭之喪踰時矣楚非以喪為利而後

伐之故不譏也春秋亦原情而已矣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

乃免牛

吳伐郯

吳夷也于此始見春秋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凡言免牲免牛者知其不郊矣此言免牛又復言不郊何也猶者屬上之辭免牲在正月三望在五月間有吳伐郯曹伯來朝于文為不屬故更言不郊以屬三望也四月而郊于是三望今既不郊矣乃以五月

而三望則其失禮又甚焉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按本例云春秋不與相侵伐則凡救者可也然陳鄭介二大國之間從楚則晉師至從晉則楚師至晉楚爭陳鄭以為強弱一救一伐安有常哉然則救鄭非所以為鄭適以怒楚而致戰耳夫羣諸侯而莫益于事者亦春秋所不與故不月以見譏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公至自會

不致盟而致會凡盟者必會則致會可也

吳入州來

州來夷國也楚屬也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彼曰汶陽田此曰汶陽之田韓穿之辭也吾土也而

曰歸之于齊亦韓穿之辭也見晉侯失正奪諸侯之

地以相與故書以見譏

晉欒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來納幣不書此譏使卿納幣也伯姬歸于宋不書逆逆者微無足道焉爾使貴者納幣而使微者逆女以宋為失輕重之義矣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二傳曰錫非也然賜亦錫也變錫而為賜死生異辭故也然則文元年來錫公命知其為僖公明矣天子天王一辭耳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此葢出矣而復繫之杞下書杞伯來逆其喪是未絶于杞也春秋之例雖為諸侯夫人而終以見出者不

卒也而此卒者亦以杞伯來逆其喪不可不見之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衛人來媵

著衛晉之來媵則知齊媵之為非禮矣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生則出之死則歸之非禮矣生不如不出死不如不歸之為愈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

蒲

中國失道夷狄抗衡自文宣以來晉楚於是爭盟而伐鄭鄭從楚則晉師至從晉則楚師至然而自邲之戰鄭之從楚者十年其後晉侯數伐鄭蟲牢馬陵之會然後鄭伯受盟及蒲之會所以尋前日之盟也鄭固未有罪耳而晉人於秋執鄭伯使欒書伐鄭明年使衛侵鄭諸侯又伐鄭蓋是時楚方備吳未暇爭鄭故鄭之在晉者亦五年及楚人一有討於鄭而鄭甘

心于楚蓋怒晉之無信不德不恤小國之難而輕辱其君故與楚比伐許侵宋同挠中夏凡二十年之間諸侯之師侵伐會盟曾無虛歲諰諰然常以失鄭為憂是禍也晉有以啟之以不信蒲之盟故也春秋不日其盟所以起其事而見譏焉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古者婦人既嫁三月然後廟見而祭于禰所以成婦也父母家於是使人致之凡以成婦之義也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自我之辭言之也僖之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葢假是禮而為之焉爾

晉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討其貳於楚也夫居大國之間而從其強令鄭豈得

已哉晉不能服大又不能懷小而顧執人之君以致
伐焉鄭雖有罪而晉非所以執也故蒲之盟不日見
其不信焉爾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潰例月此為入鄆日也葢是日莒先潰故楚人得以
入鄆事實在先故著日於上也著日欲有所見也鄆
我邑也是葢莒魯之邊邑或在莒或在魯文十二年

城鄆成四年又城鄆魯惟迫莒之故而亟城及此莒潰而鄆震焉因不能守故楚得以入我邊邑也此鄆之在魯明矣至襄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既救我邑遂入莒邑以報之也又至昭元年然後取鄆叔弓帥師以疆鄆田此鄆之在莒亦明矣然則何以不言遂葢楚人非有意於伐我以鄆為莒邑而入之故不言遂以見其為一事而已一事而再則曰楚人何也貶公子嬰齊也不正其妄入

我邑故貶而人之按家鉉翁春秋詳說云鄆有三其一莒别邑成九年楚人入鄆是也魯自有二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此東鄆莒魯所爭者也成四年城鄆十六年傳公待于鄆此西鄆魯以偫晉者也今考惟莒邑之鄆杜無明文魯東鄆則釋例云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即鄆也西鄆則釋例云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是也東鄆後入于莒昭元年季孫宿伐莒而復取之西鄆則昭公出孫時所居也崔氏誤合為一故附辨之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城中城

十年春衛侯之弟黒背帥師侵鄭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況於五卜也先王制卜筮所以教民敬鬼神也今至於五卜則亦䙝矣䙝則慢鬼神也孰甚焉彼卜郊不從則必免牲而此直言乃不郊是不復免牲也以見事天之禮益以畧矣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齊人來媵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郤犫來聘己丑及郤犫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為天子之三公通政乎天下令不能固其位而奔是失天下之政也失其政斯失天下矣故曰周公出奔晉春秋之為是辭也其以傷周室之亡也故不月以見之王臣奔例月按本例云凡自周無出周公之出不能乎其國而出也周公有國於王畿矣故特從小國例而不月然後知周公之不能乎其國而出明矣按此與經解稍異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瑣澤之會不月蓋譏之也然未有見焉春秋之義以

例見者不疑矣瑣澤內地按本例云或月闕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三月公如京師

公如京師專行之辭也公自會晉伐秦道出乎京師而以專行之辭言之何也舉其可道焉志敬也且先書晉來乞師下書公自京師遂會晉侯伐秦則非專

行明矣志不敬也辭則志敬而實志不敬春秋之義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曹伯盧卒于師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春秋十二公而書逆夫人者五其七不書何也僖之夫人立妾為之昭之夫人諱取同姓閔公之幼未及乎娶也至於隱襄定哀之不書或其年已加長未即位而已娶故史氏不追書而春秋不載而或者以為常事不書其書者以有所譏故也是不然夫國君即位逆夫人以著代而曰常事何也春秋所謂常事不

書者蓋著在典册行之必以其時而不易者是也如祭祀蒐狩之類焉爾按本例云禮有親迎不正使大夫逆故不月以見譏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秦之與中國通蓋寡矣所以不得而名也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稱爵以執執無罪也其言歸于京師何歸之于者決辭也斷在天子也歸于者辭未決也斷在晉侯也執之以歸京師而斷猶在已見晉侯之外託於正而內實以報私怨也故斥晉侯以惡之春秋書爵以為正

亦有書爵以為惡者齊侯葬紀伯姬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何以知曹伯之無罪曹伯之惡未見於春秋又下書曹伯歸自京師變例以為言知曹伯之無罪明矣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山宋同姓大夫而未命氏者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吴于鍾離

何以再言會吴主吴也鍾離吴地吴遠中國未嘗與中國會諸大夫欲往會之故於彼主吴也諸侯見吴日强且能害楚故數與吴會焉不正以中國之衆主

吳而遠會故月之以見譏

許遷于葉

此許始遷是猶月者也其後亟遷則不月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而木冰志異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三家皆言楚子傷也其不言師敗君重於師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稱國以殺然則鄢陵之敗公子側為之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其曰不見公何諸侯皆在而公未至是不見公也不

見公而曰公會志其意也是蓋公有内難故往後期

而諸侯不及見爾使諸侯故不見公乎自當言弗見矣以不見公故不月也然則傳謂凡公後會不書誤矣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沙隨之會公後期晉人以為慼故伐鄭之役公彊與焉此晉所以執季孫行父也即當時之事言之則公蓋不與伐鄭矣故春秋以為恥而諱焉不與伐鄭則諱不見公則不諱則知非諸侯故不見公明矣而傳

謂不見公譏在諸侯者誤也雖然為之諱必有以見之故於公至不以伐鄭致而以會致焉見其未嘗與伐也僅可以致會而已故不月以見之

曹伯歸自京師

其執斥晉侯見曹伯之無罪也其歸曰自京師見天子之復之也凡諸侯失國而歸者曰某歸于某曹伯不名又不言歸于曹見在天子之所為未失其國也不曰自其歸而曰歸自京師先歸而後自志其所由

而已必志其所由凡以見在天子之所而天子復之也曹伯蓋得其歸矣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不言以歸然則苕丘非晉地也季孫之罪僑如愬之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何以日志喜其釋執而免乎難故詳録之也且大夫

執則致行父不致蓋公與之俱焉致公而已

公至自會

未嘗為會而曰至自會有託焉爾夫沙隨之會不見公伐鄭之役不得與國之宗卿於是見執是禍也僑如為之也故公彷徨于外以求自明於晉僅能使僑如見逐季孫受盟而公免乎難夫方秋而出盡冬而歸始以伐鄭出會而不得與乎其事君辱臣執亦國之深恥也故於其至不可以伐鄭致而僅可以會致

焉故託曰至自會而已且以見公之果不與伐鄭也

然則求春秋者必委曲而後能得之

乙酉刺公子偃

是蓋僑如之黨也刺得其罪矣內殺大夫言刺取周官三刺之義刺得其罪則不見其事而以急言之刺公子偃是也刺非其罪則見其事而以緩言之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是也其日謹有罪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宫括帥師侵鄭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言非當禘也用之以致夫人而後為之也然則此書用郊者亦有所用而後為之矣何以不目其事譏不在事在郊也故加用焉以見之

且以九月而郊則其不當郊亦明矣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公比年伐鄭今又一歲之間而兩伐鄭不正其亟伐

故不月以見譏譏公其以譏於諸侯矣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晉殺其大夫胥童稱國以殺目君之辭也晉弒其君州蒲稱國以弒目微者之辭也尊者以國稱微者亦以國稱不嫌矣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公亟伐鄭曾未息駕而又朝于晉以公為不治其國矣故譏之也雖然何以知其為譏以下不以月致知公之行是不月者也春秋之事以例見則於日月無嫌矣按本例云兼譏喪朝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十五年魚石出奔楚此楚子伐宋而魚石復入于彭

城知楚取宋彭城以居魚石也然則何以不言納不入于宋也不言自楚先書楚子伐宋繼之以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則楚有奉焉可知矣其言復入何彭城之人有援之者也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丁未葬我君成公